夷氛聞記

夷氛聞記卷三

時琦善先已革職至是、

上疑其私

命派副都統英隆拏解赴京時以佛山同知李百齡出門下故粵中令協解

籍其家使怡良暫權而以祁𡎴繼其節鉞義律知

聖怒不測外軍雲集勢必用兵在粵永絕和議兵船

費重卽資捐於商船亦必通市乃可而諸國商船續

至者四十餘雖未嘗一律禁絕先以虎門嚴守阻諸

外洋虎門破而後得聯䑸以抵黃埔而會城內外居民店鋪遷徙十巳七八市井兵多民少貨益滯銷咸怨英夷會義律進退失據神情顛倒二十四日船遽由西南撲入爲守鳳凰岡江西叅將譚恩都司伍定青守備周榮升湖南守備王金國奮擊急退越日米利堅領事多利那赴鳳凰岡營請見兵帥稱英夷自是不敢再有他求犯順稱兵止其國兵頭之過其貨船原未嘗附會助逆請准與諸國一體開市則貨船

在埔兵船即顧忌不敢滋擾矣議未決而出二十六日夷增多船乘風越鳳凰岡且前且拒冒險闖入省河飛礮向城隨退泊白鵝灘月盡乃去洋商亦代呈英夷字約有不討別情惟求通商私貨查出甘願入官語芳怡良據以會奏奉

旨飭殿皆革留當芳之來粤行抵江西也聞琦善和議將成欲附和之途次忽有給粤夷人堆貨之奏是時

上方整練戎行大中
天討特簡老將贊畫師中今芳未至粵先有此請已
失
聖望既而復有攻守八難之奏迹並與琦善暗合至
是又請許港腳通市港腳種類雖異英夷而印度實
爲役屬即與英船無異許港腳實許英也掩耳盜鈴
未戰而欵大非
命將出師本意且奏內未將琦善畏葸致悞及外兵

旣集夷再猖狂如何剿辦情形層次籌及此有意阻
撓怠慢軍心之
諭所由來也墳旣入城病居民空城先徙思所以招
徠之以士爲民望乃示召觀風取粵秀越華羊城諸
書院生童而合試之以示整暇於是還居者半祁公至泊
佛山汾江予先時以林公意往佛山延南海在籍吳
中丞榮光李都轉可瓊商守城策虎門旣破是夕林
公先知之二公爲其鄉人綜團練不可出予具文以
發因條陳旗勇協守法以駐防餘丁皆饒勇可募用
也自是寓佛山往還兩地者三閱月偕李都轉候見
祁公於南岸市樓剌入而林鄧二公同棹小舟適至

祁鄧本同官交好林亦袖其任內所辦夷務暨折稿厚摺開誠以告祁未服闋隨手置之席下二公並以夷舟據省河凡官船有旗幟恆爲所擾勸祁公一出花棣海郎折而上由泥城入北門偃旗息鼓登岸當公未入沙已有勸其道靈洲山過石門繼泥城者語與二公合語畢辭去會日晏郤轉老佬先歸予登舟祁公言少移以所辦示我不知舊令尹事如何隨長嘆謂我去不幾時不料地方遭故竟至於是予曰公來初有救矣公曰非然我以小心謹慎作無事時巡撫尚可總督則非其才矣況有事乎吾見不記鄧制府閱兵廣西我以巡撫兼應夷事時乎非壘農事事提醒不知誤却多少矣壘農者高陽儀克中就書記數年來所心折者及公內擢儀已作古故憶及之予因謂如大君子謙卑自牧何不別舉精力强毅者相助爲理耶公曰樞廷方以我熟悉夷務非奮辭則早來久矣此次半道接 旨不得不勉肩艱鉅也旣

又問林鄧並勸改道入城說可行否予答以故事大
吏抵任必由近日亭登岸便各官行禮而總督署在
靖海門內此次似可由靖海門入諸官必集迎於此
公舊塋赫然夷船何敢犯前驅若竟道泥城未免滋
其疑藏失觀聽三月奕山隆文亦至義律來文請在
矣公大以爲然
香港開市督撫以未奉
諭旨駁之二月末嗎𠼰嗒於夷議一體嚴拿走私之
說代詿此端與英官無涉語今來文請縱
走私故詎之
是將夷船之在定海者多駛復廣東虎門香
港合五十餘船奕山意芳有將畧首與商軍事芳謂
夷越虎門深入粵城外民居鋪舍櫛比無隙可乘即

無隙可守惟於東南獵德西南大黃滘速下椿杙沉舟堵塞而以重兵握岸上堆沙壘爲城庶幾可作省城外障使夷不能摟截軍械運船散我穀米埠然後俟風潮乘柴葦爲筏用火攻之方可得手旣又商諸則徐則徐爲六事答之一堵塞要口謂夷日擾省河法皆難用當設法誘夷出獵德大王滘外否則束手待斃二洋面船查明備用三礮位驗演撥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戰船分別籌辦六夷情宜周

密探報較芳係陳尤為詳密可行六條一水道要口宜堵塞一嚴防也此時夷船既破虎門深入堂奧查省河進東二十餘里有要隘曰獵德其附近二沙尾兩處皆有礮臺其河面寬約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有要隘曰大黃滘亦有礮臺其河面寬一百七丈水深三丈餘若前此果於該兩處認真堵塞駐以重兵則逆夷兵船萬難闖進省垣高枕何須戒嚴乃既延誤於前追悔無及今夷船正於此兩處要隘橫亘堵截使我轉不能自扼其要幾如骨鯁之在咽喉矣惟有密飭近日往來說事之員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誘令夷船退離此兩處而在我則密速備運巨石雇齊人夫一見其船稍退即須乘機多集夫兵眾千連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兩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駐精兵千餘先使省河得有外障然後再圖進剿此事不可緩圖尤不可偏廢若僅駐重兵而不塞水道則夷船

直可闖過雖有兵如無兵也僅塞水道而不駐重兵則逆夷仍可拔開雖已塞猶不塞也塞之駐之而不堆沙袋則以兵燉礮立脚不任相率而逃仍猶之乎不塞不駐也此兩處辦成後應致力於內洋之長洲岡及蟟墊最後則籌及虎門彼處有南沙山巨石可采如何堵塞容再酌議一洋面大小船隻應查明備用也查虎門所泊師船除沙角失事時被焚十隻外尚有提中營二號三號大米艇二隻五號小米艇一隻提右營二號大米艇一隻五號小米艇一隻現停鎮口自應由水師提督配齊弁兵礮械以備調用其虎門以外附近之水師營分東則提左營大鵬協平海營碣石鎮西則香山協廣海寨現在各有師船若干配駕弁兵礮械若干亦應分飭配足報明候調至省河有府廠運廠兩處均係成造師船之所現在各有造竣師船幾隻另購堪以出洋大船幾隻應飭據實開報弁將蓬索槓椇即日備齊聽候查驗再上

年附殿改造巡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現在尚存幾隻
裝配礮械若干亦即開明聽用其招到快蟹船十九
隻現泊何處此內壯勇若干礮械若干亦即稟候核
奪一大小礮位應演驗撥用也查此次虎門內外各
礮臺既被佔奪所失銅鐵礮位合各師船計之不下
五百餘尊其中近年所買夷礮約居三分之一盡以
稽查資盜深堪憤恨今若接仗非先籌礮不可而礮
之得用與否非先演放不可查佛山新鑄八千斤火
礮十四尊僉謂無處試放殊不知演礮並不必極寬
之地祇須水上備一堅固之船安礮對山打去其山
上兩頭設棚欄夜必不至於傷人並須堆貯大沙袋
每袋約長四五尺寬二尺餘堆成橫豎各一丈高七
尺許以為礮靶封靶演放既有準頭而礮子之入沙
幾深至多少尺寸果否沙可擋礮亦即見有確憑矣
此十四尊試過如皆可用即日運省備防其餘即於
佛山如式再鑄俟試後有須酌改鑄法之處亦即就

近諭匠遵辦以臻周妥又番禺縣大堂現有五千斤夷礟四位似可撥至離省十五里之燕塘墟向來演礟處所亦照前式堆排沙袋演試又廣協箭道有夷礟六位斤重較小似可撥在北較場如式堆演所有來粤客兵即令該管官帶領輪班演礟如此則礟力之遠近礟擊之堅鬆與兵技之高下無不畢見一舉而三善備焉再前據廣州協越副將開報該協箭道升賢頁祠現存堪用各礟約五百位又紅單船拖風船卸下各礟亦約有一百位雖俱不大然未嘗不可備防似應分別查驗演放以便分配各船及岸上營盤口應用至裝配船兵宜將船隻駕到將近佛山之五叉口茉莉沙瓜步口等處分起裝就聽調庶免疎虞一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也查夷船在內河最宜火攻前月經楊參贊飭備柴草油料松香裝就火船約百餘隻聞係署督標中軍副將祺壽候補知縣錢燕詒等經理其事茲隔多日恐柴草等物萎濕短少應

飭查明重加整理其裝載之船原只以備焚燒固不必堅固新料但亦不宜過於動舊且必須有逢方能駛風若專藉一二人之力猶恐推送遲緩不能成功其船約以數隻爲一排駛近夷船則環而攻之能於各船頭尾繫大鐵釘釘住夷船燃火使之推近不開拔不去當更得力其未用之先此船宜移上游近佛山一帶裝載完妥俟夜乘風與有礮各船一同放下隨攻隨燬諒必有效又內河東路之茭塘司一帶另有捐辦火船百餘隻即某所捐辦也分段停泊如需應用亦可隨時調集以收夾擊之效至水勇一項人人以爲必須雇用惟患其有名無實前此虛糜雇貲已非一次除洪濮之二百八十人係鮑鵬爲前琦部堂雇用聞已散去可毋庸議外若梟運兩司訪雇之水勇一百二十名聞有董事管帶應可得用第未知其船現泊何處似應查點試驗又番禺縣張令原出揭陽帶來壯勇三百名皆係以鳥鎗擅長每人各有自

帶之鎗施放順準此一起雖係雇爲陸路之用而上年曾經諭明肯下船者多加雇貲彼即欣然下船似宜將此壯勇三百名作爲水戰之用此外再雇務須考其技藝查其底裏必使層層保結不任濫竿並諭明臨陣爭先者即予拔官如敢潛逃立斬示衆信賞必罰自足以勵士氣而壯戎行矣一外海戰船宜分別籌辦也查洋面水戰係英夷長技如夷船逃出虎門外自非單薄之船所能追剿應另製堅厚戰船以資制勝上年曾經商定式樣旋因局面更改未及製辦其船樣尚存虎門寨如即取來斟酌趕緊製造分路購料多集匠人大約四個月之內可成二十船以後仍陸續造成總須有船一百隻始可敷用此係海疆長久之計似宜及早籌辦若此船未成之前即須在洋接仗計惟雇覓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烏船亦以百隻爲率將其人船器械一齊雇到給予厚貲聽其在洋自與夷船追擊不用營員帶領以免牽

摯仍派員在高遠山頭瞭望探報果得勝仗分別優
賞其最得力者賞拔弁職充入營伍緣漳泉潮三郡
人性強悍能出死力既可兼得名利自必踴躍爭先
較之本地弁兵頗惜身家者相去甚遠至於能在水
裡潛伏之人查本省陸豐縣之高良鄉饒平縣之井
洲及福建之澎湖之八罩鄉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
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噴筒火毬火礶之類
亦宜多爲製備以使臨陣挑用一夷情叵測宜周密
探報也查逆夷兵船進虎門內者在三月中旬探報
有三桅船十四隻兩桅船三隻火輪船一隻兩桅大
三板四隻單桅大三板一隻其各國貨船在黃埔者
現有四十隻自虎門以外則香港地方現泊有夷兵
船十七隻伙食船三隻此等情形朝夕變遷並非一
致似宜分遣妥幹弁兵輪流改裝分路確探密封飛
報不得捕風捉影徒亂人意其澳門地方華夷雜處
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幹穩實之人

暗中坐探則夷情虛實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即行刷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內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繙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爲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爲不少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雖近時間有僞託然虛實可以印證不妨兼聽並觀也至漢奸隨拿隨招自是剪其羽翼之良法但漢奸中竟有數十等其能爲之畫策招人者莫若製辦船械者是爲大奸須將大者先除則小掉之訪拿不過接濟食物即是爲力亦易爲力矣

是月則徐奉以四品卿銜馳赴浙江候

旨之

命緣是時裕謙已抵浙自去冬曾與閩浙總督顏伯燾浙江巡撫劉韻珂先後密陳則徐在粵辦理無誤宜責以戴罪立功而謙之劾琦善則以上年廣東就本省兵防本省夷未聞敗辱爲言比較迭失臺口功罪則徐又先自請赴浙竭力籌辦粵中初聞有調外兵攻剿之信林公實不知意出自 上尚疑琦相因夷情反覆當大示兵威脅爲奏請但未商及同城耳此予親聞之林公若林公固言封疆大吏得調本省兵粵中兵額綠水師者已不少皆總督所屬就地調用不致多費部項故辦理邊事以不至奏調外兵爲正今 國家方全盛經用及 天兵何事不了此辦理至於萬不

得已之舉蓋初未料及外兵他日之敗也至是
上見夷情叵測外兵至粵者已有八千防夷敗而竄
浙爰有是命然其時粵聚兵雖衆守禦尚無勝算所
備攻具巨木之運自西省編紮為排筏者未成水勇
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東莞者三千一時亦未能驟
集奕山初尚用芳待時而動不可浪戰取敗議而羣
長文則李湘棻西拉本武則段永福張青雲輩皆利
在一戰為得功地且非是則軍餉將無以開銷也密

請開伏張必祿亦從而慫慂之奕山爲所動謀於墳
墳官粵久素悉夷恫喝伎倆以爲外兵新至當乘銳
而用亦不阻止爰於三月晦密集軍官發令三路分
出一屯西礮臺外爲中路一屯東礮臺爲左路一
由泥城出爲右路使及夜運礮出佈置粗定將突攻
夷船於省河調發畢巳日暮芳猶未之知兵出城奕
山始詣芳告以故芳乍聞不覺大訝拔劍奮呼謂事
且敗而局難收頓足至再奕山亦旋悔亟思挽回然

令已行人自為備兵衆地散已莫及矣先苦水勇未集會四川營餘丁四百願充其數與廣州應募者合爲千七百餘人乘小快舟挈火箭噴筒都司胡傳仲率領而往分三隊伏約聞礮齊起抄後路攻之尋以長鉤鉤其船底擲火焚燒官兵但沿岸施礮轟擊應之省河夷船出不意又值風逆一時四面受窘西路攻毀其大兵船一火輪船二三板四小艇數十於白鵞潭東路擊其二板夷衆從睡夢中聞變亦猝不及

備相繼溺死於二沙尾者無算總兵張青雲設伏西甯礮臺夷見守禦空虛舍舟登岸者數百人伏發退不及舟我兵湧出氣銳迎刃皆斃無存者義律夜深聞攻殺聲不知何處有兵咫尺間調遣不及自夷館踉蹌走出呼小三板渡上夷舟兵目援以登僅而獲免四川湖南兵探悉義律所在相率向圍不知其已遁也蜂湧入夷館登樓搜之不得則掠其貨物時米利堅夷商佔館者外兵不能辨誤傷其數人越日黎明夷兵大集援救止擊

沉其三板船一風潮轉順我兵反爲所乘夷船監黑旗連日遊奕省河直逼礮臺勢甚張段永福領勇千餘守天字馬頭望見夷飄旗速放空礮一閧而潰所設八千斤大礮未及放礮眼已爲登岸夷所釘守泥城者爲副將岱昌叅將劉大忠大忠即協守虎門夷至先逃以陣亡奏請賞䘏事後飾詞歸營者所備木筏材料購自西省費數十萬及油薪船三十餘大軍輜重咸萃此至是亦不戰而走軍資可用者盡爲夷

有守北門外山耆定臺（俗以形稱四方礮臺）者爲總兵長春粤城北五臺此其一也明以前無之迨至國朝大兵南下攻數月而守尙固乃築此以瞰城中瞭若指掌轉以東西得勝臺既築城始不支蓋攻之利卽爲守之害粤既隸版圖承平垂二百年無識毁者（其年前湖督周天爵奏命從軍至亦以形勢不便思將北門城伸築而以耆定兩得勝圈入城內蓋不放壁壘毁拆而不知加城於山所費不貲尤非築也此爲所議伐村里古樹堵河皆不可行而行之事）至是初五日夷泊岸試登無阻拒者竟據之築土

提藏藥爲久守計登高俯瞰窺以筒鏡凡城中措置及官民來往悉爲所見墳與怡良議亟調礟遣南西二門示民死守是日福建水勇適至旣入撫標官以令箭揮使出城應敵以駐防將軍不肯啟而止芳云北門女牆下賊至移時刻忽揪髯大呼曰可擒也欲以兵二千分兩翼下城擊之亦囬訟同事不果稱咲不出者二日火箭巨彈自下上者肅肅過耳畔芳談笑自若罵曰醜虜要擊死老子耶左右咸股栗勸稍

避之不顧夷旣聚泊遊奕小舟如梭織其兵船迭運飛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間環東西南三門外礮聲無片刻斷礮子往往墮城西北隅蓋知太將軍以下皆駐城北貢院特向而注發而不知發巳偕遷避巡撫署須亦移駐城內矣入夜火光如晝日則四射火箭焚南北岸鋪舍南門外燒燬尤甚民間無救者官軍亦不敢出撲聽其自焚自滅留者但洋行財貨棧舍而巳時內外兵萬七八千軍令皆撤入城都司守

備以上無一人在城外者夷小所放火延燒兩岸惟洋商屯貨之棧則過而不燬自二月虎門失事及是連日過神民眷屬遷下鄉者每為夷所阻辱逐船至則撮藥燬之有洋商家屬為所追及逃出條紙示之夷即反掉且為護送入花隸河口連日火光燭天而放入箭彈恆着空處或竟隨泡顆飛發彈子大者至百十斤每自屋面滾下無着人致傷者是時內城分貯火藥至二萬斤漢奸知藏藥所在火箭向之會大雨如注曾不延燒事後夷人言當時共見一白衣人夜立城上以手接箭箭到即熄或以為非神助順不及此設一有延燒則人心不固城從此不可問矣

貢院號舍八千有奇令舍住一兵而兵往往拆數號通為一攜所自備物居之因不能容則令其自擇居民間空舍客

兵各招引其同隊三五成羣撬門挈具而入隨地駐
足於是夾雜散處佈滿內城營主但知按籍記其兵
數實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號召輒出小
旗沿街市招呼有畏徵發匿不出者非領餉之期無
從見而問所駐地也夷登者定臺越山磴徑十餘里
軍帥坐北門樓親覩夷兵魚貫而上所至無阻莫可
誰何駐防甲兵見而髮指動公憤自請出城截擊以
阻其登城亦不敢有超城下者數十人中途復相計

旗營藤牌少不足禦夷火器旋返城縋上駐防將軍阿克精阿先期令地方官以沙包遍塞城門初五六七日城閉城內米值大起油薪將乏亟開一門放行歸德門開後仍置筆硯於卡房凡有與出城者令自書姓名始肯放出當時雖官亦不免並有謠言謂夷將裝扮差官與入爲內應者故有是事然不搜其入而搜 諸帥其出且但搜有輿而步行者不與亦疏甚矣

初以衆兵閒處一城雖不得其用尙幸其安靜坐食可不擾害閭閻忽初五日南海義勇爲湖南兵誣殺楚兵初駐東門較場其地多瘋女少未發面往往夜出就男子交移毒則男受其病而女愈可嫁楚兵新至未之知既而多傳染者或言孩肉可已瘋疾於是攫遠近小兒旋營烹食之壯勇知其事以爲人人如

此遂力與拒
此致怨之由羣勇大譁擁入貢院不散大帥不得已
摘示福翎頂解其怨而互鬬者已乘勢四出放火殺
人較塲中屍骸如積矣逃難入城者恒指爲漢奸擄
其財物有挑夫趁大佛寺前買粥方食芳以送琦善
就遂下舟馬至適挑夫輟食出抵其前驅遽令斬之
刀挑其首出至河干民環城聚觀駭甚先是方開仗
越日旋有不循紀律聚搶夷館之事所搶貨物肩挑
背負各饜所欲搶物多者不便回營受指摘則相與

潛遁軍官未之知知亦無計招復也去者信足所之罔識途徑道中每以所得易貲消散所過州縣沿途詣官索餉北行遠抵三水淸遠者尚數十人地方爲之應付具舟送返會城僉以追逐敗夷迷途爲詞人多不能束以軍法反人爲犒賞爲其壓驚非不知夷在南而兵反從北返然不暇正言詰也夷兵中率有多年市粤者爲之領導民與夷習義律初發難時時以繳烟斷市萬里虧飲爲不得已之詞謂兵來但與

官爲難而無與民戶爲與市者訴其資市爲生者半
出番禺香山新安之市井無識否即蛋民漁戶未明
大義以爲害不及民竊私憐之市粵者初謂義律僅
六七等官視若無關輕重船梢姑聽命焉食用居處
終與大班三班迥別義律亦退抑不敢擅作威福迨
來粵七八年值變起夷商雖號殷富實平民或假貸
於國或合力置船義律雖微亦官也倚以爲重國王
亦因其居久事習就令爲諸船總管伯麥雖以國戚

初至反副之自以勞頓風濤數月至則使義律赴浙
自留粵暫代其時義律隨挈兵以出破定海留船以
守意中國且厭兵當可動乃偕伯麥北抵天津獲陳
遂得
恩旨復相與挈琦善文還粵候款及偵知琦善以失
聖意得罪大局全易虎門攻陷皆兩人者爲之伯麥
絕不諳中國底細義律自繳烟取結屢與保純晤語
數出其妻於座示敬保純亦感其誠還輙私語所親

故當事但知有義律以爲人尚明白可以理諭城旣閉軍帥伏處一隅牛𩛿莫展百姓洶洶謂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則扶老攜幼哭詰怡良請權宜爲目前計於是款夷之議遂決城上改換白旗軍帥以下各會印檄付保純縋城出就義律商之會夷用正急思得貲以濟旋議定餉軍六百萬員計四百二十萬兩作淸收內商夷欠約限五日內銀項交足大將軍挈外兵先離省城遠屯夷船亦退出虎門

保純還述義律自指其心有天理良心不敢攻城語議定洋商合力僅得銀百二十萬兩餘從公帑代爲墊支括藩運關三庫足之時叅贊齊慎後至城未敢阻居佛山會奏者惟奕山隆文楊芳阿克精阿祁墳怡良裕瑞言調兵萬七千人奈無餉地安營熱燥濕蒸久而多病夷入北路山巔居高臨下勢已危極一有疎失收復固難而土匪竊發通省搖動亦斷難久守若不權宜行事必致決裂其洋商欠項分於各商攤還又奏據原商伍秉鑑等稟稱積有夷欠議

明分年歸款自十九年停止英夷貿易至今未能歸
結除商等自行籌措外不敷銀二百八十萬兩一時
無可借貸懇於庫貯款內撥借交領以清夷欠分四
年在生理價銀行用內按款攤出將借項全數歸補
此項雖由商欠而關係夷情不若先爲墊借庶幾洋
商無可藉口等語當時諸商資欲以其行銀清還庫
項及和約內已准英夷請裁去洋商無銀可收此項
雖該商舊欠在先終歸懸宕久而未清又臺灣夷俘
顛林供云廣東行商給還烟價不云該商 至所給還
舊欠益當時兩項在夷商尚未及分斷也
夷欠卽作烟價及此後是否停給香港皆未之陳及
也方議款時夷兵以船泊泥城登岸肆擾沿西及北
其據守耆定臺者兵千餘款成尚遷延不遽退伯麥

身肥體健首大如斗自恃膂力率領餘衆自臺下闖至泥城西村蕭崗諸村落大肆淫掠姦及老婦村民大譁舉人何玉成即柬傳東北南海番禺增城連路諸村各備丁壯出護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餘鄉率先齊出拒堵對岸之三山等村亦聞聲而起老弱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夷目畢霞領其兵與村民戰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欄崗所近居民大至轉瞬民多夷少急匿叢薄間放

鎗自衛村民但遥圍之入夜則脫衣懸樹杪迎風搖
颭作疑兵民不敢前及天明入林內搜殺幾盡逃者
不識途徑亦多被截擊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伯麥畢
霞同時頒命收其調兵符劵防身鐵劍小鎗之屬夷
兵方捨命突圍出無奈人如山積圍開復合各棄其
鳥鎗徒手延頸待戮乞命之聲震山谷村人以其困
不復逞亦即不殺其留者定臺餘夷尚衆一人不敢
下村民但環立山麓相約聽其餓斃圍既久越日義

律馳至亦被圍寗遣人間道求救於保純保純聞報請於墳或勸出福建新至生力軍助村民活縛義律監而勿殺挾使悉其船出外洋還我濮奸以是扁懲之機不可失當事相顧無敢任者咸以爲事在和後不欲更爲戎首且欵銀已先給設敗盟於我有害無利堅却不用其策然欵貲來從三庫商行分起運下夷舟其日計已給者僅及四之一而久困之夷得全欵一時驟裕有所恃以外擾江浙粤爲彼中市舟最

駐馬頭向所稱兕邊火石棄物皆可易錢者萬不肯
取快片時招怨買恨而輕棄之當時能畧延期日陳
兵城上不下與戰縱不給以貲彼無所焚掠將自止
亦無攻及城池之事不過以朔日之戰遽收兵入城
爲彼所窺因以焚擾爲報復我愈退而彼愈進猛情
事之常亦兵家之所宜然耳事經兩日之久倘官民
同志稍善機宜村民萬口同聲索其繳還原貲而後
散官爲調停其間續給者當可免彼目覩民情計無

復之未有不可行者惜乎策不及此也墳令南海令梁星源番禺令張熙宇隨保紳出步向三元里紳民揖勸代夷乞免越數時許紳士潛避民以官故不復誰何遂覩翼義律下羣夷繼之衆口誼譁笑聲聞十里（其後逆匪犯湖北梁殉節張防九江敗於小孤山皆擢至兩司矣余守因試為士辱引病去皆保全粵人而之感者）不夷自是始知粵人之不可犯尅日全幫退虎門外其時近海紳民有欲邀於海口奪還所得貲適其大船擱於淺沙將截焚之亦為墳所聞切諭而

止其他船在虎門外者初四日新安武舉庾體羣夜
半出火舟三隊自穿鼻灣乘潮攻而燬之佛山義勇
亦於龜岡磯臺乘上風颺毒烟幾夷數十破其援舟
欵夷事
聞舉以切責諸帥皆罣吏議義律入內河恒陸居坐
肩輿遨遊市上例所不許也百姓已見而切齒遁後
自慚無以對漢奸乃出僞示有不難報復姑示寬容
語以掩其辱三元里等村民亦大張文檄痛斥而醜

訊之戒其毋復相犯盡出所馘級及奪獲礮械繳之
官當事優予獎勵爲祠祀死事者玉成等請自海珠
至石門水陸衝隘如仁威沙南荔園泮塘澳口及對
岸之白沙增步各按險要設防置礮河南數十村及
城東燕塘亦均起而團練進士何有書等接踵倡行
各就所近設爲社學輔以公所而二之西北曰昇平
東門曰東平練勇至數萬無事相安農業有管農即
爲兵一時聲勢聯絡咸隸廣州協副將二社學外繼起者河南橋

內曰隆平設於道光二十九年夷請入城時南門外曰南平則奏而未成村間曰坤維未果民與官應墳復防其內擾策之大帥取則徐前堵塞兩臺口之議稍推而遠之於東西兩口先大石次瀝滘又次獵德沿及石壁黃埔三山凡夷船可以直達省河之道度其船之脩廣勸紳民買石沉而狹之淺其河底僅留中小口通民楫而阻夷船之闖入者先又於所堵四旁密豎樁柵復縱橫曲折投石其內處其輪舟挾火力或可用鉤扒拔石徒勞無濟也於是勘擇

要道東路如東礮臺赤岡二沙尾洋桃地姚家圍南
路如大王滘南石頭東壆鳳凰岡西路如西礮臺永
靖海珠新墪竹排頭泥城北路如永康拱極保極者
定紅棉寺餑餑山或舊有礮而壞於夷或舊未設臺
而新相形勢補築者並鑄安巨礮分防丁勇别於海
口要隘設士墪三十餘防維周密以補東南兩口臺
所不逮令訓導黃培芳拔貢生余廷槐齋儆周遍村
落開陳大義民氣感動而後檄知府楊霈署糧道西

拉本南韶總兵馬殿甲高州總兵趙承德督標叅將
曾逢年游擊李志和趙如勝督學正曾釗守蚺蛇洞
大岡邉爲南路正防而以從九品林俊英守穗石文
生彭鶴年守墉頭廟武生范廷安守南亭職員何大
山應之教諭陳文輝守官州外委曾文基守官州門
爲東路正防而以從九品衛綬光守瀝滘應之從九
品楊汝正守三山大通河爲西南河路正防而以副
貢生高廷佐武舉關鵬飛守南頭教諭虞世珍守東

塱應之拉本殿甲又自守龍船墟得勝坪及獵德諸臺舉人李國賢守員村文生葉炤守下渡頭拔貢陳大勳守東礮臺文生林福祥以水勇爲應計南海番禺團勇至三萬六千名而營兵不與焉取濱海數縣漲生田坦凡十七萬餘畝收諸公招佃納租曰屯田爲守臺墩與捐造巡船兵食屯田之說條陳於南海督劉旗人樊封皆博古士見知於祁公者也始以兵食急需知粤東近海沙田之歸殷富家者日有漲積每視原承多溢下令許田鄉首於官勘實收爲公田一時首者紛至被控者勳偕廢照影射非通海清丈不可祁公慮擾民遂止

其事又諭召好義者出已田歸官以原買價銀數請
幾於是黠者以西潦咸浸失收之田獻引勘收委員
詰田所但見禾根在畦不知水退萎苗所餘發佃無
應者因議使本士紳士駐局分別受浸田段俟逃局
獻者拔其土名先定非受非鄉間紳士不識情形頗
難其選許員外辭光亟述孔觀察意謂尋當省錢久
且悉香順沙田被水處所時尋方居憂馳書見勸于
辟之再三恐以一人誤公事也未幾欲田之事又不
行乃奏請取沿海數縣凡貧民照例赴縣承墾而未
經升科者盡歸公田召佃分別定其租款仍令原墾
戶各拔所墾赴官領佃照部限半年限外即准他人
承佃白太守從寬率各縣勸民認領督撫出示招之
以發兵費急檄促縣行且嚴香山墾戶親他縣獨多
初尚徘徊無以應香山介睦君孫鼎省中舊交也使
其屬香山司巡檢饒長春來于村舍諄勸代勸紳民
出承會大府亦以爲言且出印示交于爲驗當時猶

以爲官佃常例不過大租易佃無害於民重以大吏及自守之故時亦畧有所勸令其自以保佃姓名呈官備案而已其後部議照地丁例行則官受考成者重而自墾之田自領其佃雖屬順理而田尚在水久之待圍築而後成未免淤水爲害可數矣

方運石堵塞覘夷所入要津一時並舉南灣九龍產石之山悉在虎門外夷船所聚因購於內地之潭洲絡繹運載隨至隨沉諸河夷已偵知之謂不利己出入則駛三桅船泊橫檔馳輪舟三撲入大石四沙赤瀝角遇石船即焚紳士曾釗林福祥周其俊何達海各督其勇護之工始克竣祁公委調

省令馮沅督諸紳堵河沉日堵河當量其淺深廣狹以閉方法測之今出石船過河口即投受石不均恐有阻水之患又其時所募守口壯勇月食或八員六員不等悉出籌捐局設大佛寺勸捐洋鹽二商捐百二十萬兩紳民各自赴局捐貲及鑄礮桑臺購械三十餘萬兩勸及半乎臨告發礮械甲仗皆日有補造貲既厚集尺有一材一技足資捍禦可稱破夷妙計者膽揭黃傍奉

諭旨招徠之即所條策而詳爲講求著效者優獎與築臺製械者等當是時人人思奮翹首企足以殺夷爲辱將待夷船之再入也而盡殲之廣省數縣游手

之衆收勇籍者十之八綠是內河村落盜匪亦無復竊發益豐其口食時其訓練日飽食於臺礅力無所用無不磨拳擦掌以待一試當時設勇未試而內賊以是少及勇一散而賊即四起實見不見功之見過不見功之效以內勢既定省城根本無可搖動而後由內及外層次整理以虎門諸臺修復爲終事至派將弁設防守如平時而後已英夷平日已畏粵民勇悍至此知內河守備綦嚴愈不敢正視粵東越虎門一步因變其說謂市久人習不忍肆害且存市地

爲他日相見訐欺粵民之恃夷爲食者但速建香港房舍拆虎門舊臺石悉運以出請官爲示召商民就香港與貿易至是請己再矣內商以風浪險無肯往者夷請以尖沙嘴九龍山二地易香港當事以未奉諭旨却之而反勸其入市黃埔夷以入埔必經虎門諸臺修於彼不利遂泊兵船阻我與築蓋毀石之舉不盡關營建也以是雖就款市仍未得流通貨物仍壅滯如初國商咸以義律鹵莽就款不以各省所索

馬頭入議責之會英國王別派嘆咭喳為大總管又派吧噶與恩啞敕力巴敦時為副增船大者合前至百餘小舟數百來粵義律亦自以官小為所屬宜受鈐制慮其至或生異議無以對保純也遂先期借帯運粵所得銀揚帆返國按顛林供伯麥亥涵被毆死報知女王派嘆咭喳來然伯麥之死在四月而七月嘆咭喳已犯廈門彼國遣將不如是速瀛海記云佯言國王譴義律無能故命嘆咭喳所指無能者以議款不索各省馬頭亦與伯麥死同一時事意義律先自請換已得請而行且知增兵易將將至故遲去而非代交也奕山因議款有離出省城之約旋

偕隆文退居距城數十里三水縣之金山撤湖南兵歸伍留芳駐城彈壓芳初居貢院避暑欲遷越華書院以嘗爲大帥行轅也予方監院陳止之隆文素剛直軍事多持正論格於勢不得行其志金山山水孤僻之地居甫數日心抑鬱恒咄咄自語謂無面目對

君上歎不絕口寺僧頗知事故進以諧談欲舒其憤懣果畧一啟顏因潔巵酒奉焉不飲曰汝方外人不識予心非相卹也予自分辜

恩罪重方愧悚無地日在憂憤中敢以酒自娛乎僧
再勸則色變曰若更相迫吾立嚼吾舌矣竟不食死
西觀察爲翼長攻城時方居貢院忽礮彈飛至擊中
其僕遽倒時驚悸喪魄未幾以心疾死隆參贊家都
城死後門戶蕭條一妻髮皤然撫其子孀守廣
京癸卯鄉試主考率小門生見之猶問粵事
噗嗤
嗟至粵知義律議款止了粵事且所得故商欠而閩
浙江南之市地將開英國他日無窮利源又恰符其
借失市搆兵之本意且犯他省仍不與在粵和議背
況義律適去粵官難以責備設違來無奇功是明居

義律下矣計既定遂嘗試以覘中國意乘
諭旨令酌將所謂防兵裁撤謂有機會未宜坐失於
是舍粤洋而北以潮州南澳為粤閩適中地帆檣之
所必由也爰於南澳長山尾預泊數船載馬備登陸
計船狹不便芻餗則沿岸葢造房屋上為層樓澳官
無止之者土木日漸增益駐人為兩省往來航船響
應墳令海陽令倪澧諭毀之先是澄海學諸生就課海防論卷有及長山尾
葢夷屋餋馬事言之切實府方奉旨不准香港
搭葢故南澳文武無敢言及者寻已奉調旋省袖卷

呈制府祁公行海陽倪令幕邵巡檢往查夷初尚支吾不肯拆再往以正言曉之時駐泊止一二船懼內地兵威即遵拆而放馬於長山凡十二匹過者皆見凡夷馬皆剪尾可認也此辛丑九月事

以七月初十日與吧噶思亞勃力吧敦時等駛火輪兵船數十艘尾闖廈門椗青嶼越日投書提督噗自稱公使巴稱水師敦稱陸路並云提督詞極悖誕謂不照上年天津所議事欵即應交兵暫空廈門城邑讓其軍士棲止俟定議後繳還提督陳化成老而能軍遇閩海遊奕者輒擊之礮傷足猶鼓勇進尋改官江南

去時總督顏伯燾先已出駐泉州提督竇振彪適洋
巡出留兵無幾方以粵夷就款有
旨撤兵水勇已散伯燾率興泉永道劉燿椿自白頭
汎倉卒出迎擊以萬斤巨礮傳令對岸之嶼仔中路
之鼓浪嶼三面合攻沉其大船一兵船五復損折其
船桅夷冒礮蜂湧而進集七八船併攻一臺別駛三
板船分路登岸用先後夾持之法攻一臺破復攻一
臺勢甚兇猛副將淩志以下多被傷且死兵勇血肉

狼藉猶奮前拒敵自辰至酉斬殺亦畧相等夷船絡繹愈至愈多人登岸者亦愈殺愈厚迨併力環攻大礮臺我兵遂不支矣沉兵船五官房鋪舍悉爲飛礮延燒又轉我臺上巨礮內向反擊城破據之伯燾退保同安縣城專派同知顧教忠移駐潯尾汛以防越廈入縣咽喉調金門鎮江繼芸陸路提督晉陀保分防要隘繼芸戰敗落水死志負傷殺退前夷爲後隊所逼刳腹死都司王世俊殉之游擊那丹珠楊青江

砲重傷備弁死者數人前一年夷船初次入擾廷楨方督師但令楃椿固守舊礮臺兵力聚於一處得自保伯燾世任封圻又籍東粵連平州與廈門距近地方夷情皆所素習深恨琦善一意主和開門揖盜而意見與則徐頗合甫抵任即追劾提督陳階平告病規避罪以爲廷楨但知自守勢不能剿盡横逆且謂守而不攻則我勞而彼逸彼省而我費夷礮不及岸礮之大載火小舟雖恃以焚夷然僅可用於內港而

不能挈出外洋鑿鑿見諸奏牘慨然有澄清海宇之志請帑三百萬造戰艦買商船五十餘募伍數千爲新兵招海濱勇士八千鑄大礮千先期令候補知縣孔昭慈赴潮州購買船鐵及一切軍資不惜貲費孔故燕常令廣東總平丁粲服闋改發閩至是効力軍營者寓潮城穀倉食予迭試至潮以舊識旦夕過從談籲公布置事甚許從沙汕頭購大商船欲歸領項再至予謂軍務孔亟當隨購隨令先由海往而後以人解價償之爲便時首邑爲倪念漁太守遵舊令順德可與暫假否則汕頭售船主人其父兄子弟多任學一言爲保即可了無事往來猶延也孔大喜議甫定而廈門已破孔遂踉蹌遥矣增建口外之唔嶼青嶼大小檔三礮臺守禦

既分船又購自沿海鄰郡不時至討師船需礮千一
臺需一二百急卒匠鑄未成攻守雖有人有地而軍
械不備仍復制附臺牆開門置礮牆厚門深又不能
左右活轉但可直擊夷船一知避我礮路過此即衝
突無碍往往先試以傲舟而後御艅排進致有此失
既退至同安海上先期散遣之丁壯因廈地人皆遷
徙無所覓食夷遂招而養之盡爲所用廈雖爲全閩
門戶然實無險可據故夷得之亦不能守遽以二十

一日駛其三十餘船並掛帆而北留碇內港者僅數船勢孤不復登岸碇鼓浪澳者頗出猶大言今雖暫去行當復至至則於此蓋造樓房必俟官給銀乃已恭猶是廣東故智已爲

聖明所洞悉有可堵則堵可剿則剿此外更無酌量辦理之

嚴諭也十一月顏制府奏云逆夷竄離厦門口岸於七月二十一日開去船三十餘隻尚有五隻在港遊奕經臣飭令厦防同知顏教忠安集逃避同鄉民人並查明被害之家並予撫卹於二十四日由驛馳奏

各在案茲於二十六日據廈興泉永道劉耀椿稟稱
該同知顧教忠稟奉前往廈門口岸會同署水師中
軍叅將陳勝元查得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所有
逃避各鄉男婦陸續轉同各尋舊業商賈肆市未經
發毁者亦漸照常交易穀米流通經該同知逐處安
撫人心稍定並經該道該營妥爲彈壓諄諭各鄉紳
耆各率子弟保衛相資其被害之家尚須一逐細查詢
造册詳請于撫邺等情臣查海島中後兩路一百三十
餘鄉雖皆秋毫無犯而前面口岸礮火所及之民皆驚
恐痛定思痛疾心奚裨自夷船開三十餘隻之後臣
分遣員役各處高山用鏡瞭望附近大海東椗一帶
大洋帆影不絕或駛或泊三五隻至十餘隻不等其
在廈門港內或五六隻或八九隻來往遊奕不敢上
岸所有在鼓浪嶼聲言起埜夷僕必須官爲給銀方
肯全行開駛探問如有文武在廈即欲呈遞夷書是
以飭令顧教忠暫駐鄉間與陳勝元察看動靜隨時

稟報酌量辦理除臣督同在事文武團練兵勇相機追剿不遺餘孽外所有收回廈門口岸及安集逃避各鄉民人現在辦理情形由驛五百里具奏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廿一日奉 上諭據奏廈門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踪跡商民復業穀米流通等語覽奏已悉現在大海東控一帶大洋帆影不絕廈門港口夷船來往遊奕是此時廈門街巷雖無夷人難保不懷別項奸計欲進故該督務須督飭水陸將弁加意旋防本日巳降旨從寬治罪其應得之罪交部議處倘再有疎虞罪在不赦矣凜之該夷聲言鼓浪島起蓋夷僂俟官爲給銀至行開駛因粵東代還商欠得遂所欲又欲施其故智該督深知廣東辦理不善若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如果呈遞夷書斷斷不准接受現在辦理之法宜可堵則堵可剿則剿此外更無酌量辦理之法又另片奏此次夷船探聞義律在內仍著嚴密偵探遇有獲到夷人細加詢問可得其實該

夷如果復來自當痛加剿洗即登岸數人數十人登岸亦當盡殺乃止現在該省新兵義勇已有二三萬之多若駕駛得宜據險設備亦不慮其滋擾牽制該逆屢經犯順未受其創正當乘其驕憤之際力挫其鋒若外托持重之說內存畏葸之見尚安望其一鼓作氣大伸國威即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伯燾令激勵中後兩路百三十餘鄉及馬港一帶團練至萬餘人同安募兵三千餘晝夜輪防亂石拋擲使留船聚泊無所其速去也意固在江浙臺灣亦緣閩續防嚴密有以使之是時分擾定海臺灣者半爲廈門退出之船同時分撲兩地而意則專在定海故所

用船臺灣少而定海多當時漢奸爲夷畫策或以定海界接內地兵力易集非如臺灣爲海外孤郡止恃澎湖爲聲援而風信不常勢難聯絡但能入其口岸卽可得力或以臺灣昔爲荷蘭所有而奪於鄭氏港門險阻較諸荷蘭之沈舟拒鹿耳門時難越百倍海舟素所習聞止可以一二船嘗試知難而退不値枉耗無益之兵力是二說者皆夷所知而不能捨至福州通市則彼意中事而離厦時反求之擾及者蓋五

虎門在省河外河沙甚淺潮減乃可通舟潮漸縮則漸爲沙擱非輪舟牽拽不可恐舟未浮早爲我兵擊碎且受火焉所畏在此也鄭氏之入臺灣在順治十六年兵敗江南被勦金厦後逾年遂據臺屢擾閩粵爲沿海患康熙中興師征討克塽降至是已百四十年矣南自瑯璠北至蘇灣以臺澎爲中路南鳳山北嘉義彰化淡水及新闢之噶瑪蘭綿亘延袤山後凡千八百餘里設總兵綜攝師干分水陸十六營領兵

萬四千六百有奇無土著但從閩中督撫水陸提四標漳汀建福海金六鎮標福州興化延平閩安邵武五協計五十八營抽撥更戍渡臺後自七八百至百數十人布散臺內外十六營以三年為瓜期期滿臺灣鹿港蚶江履防四同知各配船渡新還舊是為班兵蓋臺地番民雜處漳泉粵人各分氣類動輒舉鬬械鬬民氣浮動易生反側生番深居山社自耕而食不與民接更性野難馴故不欲召募於本土班兵則

家在內地同營來者多不過百其至也又爲之錯雜散布立法之意誠以海外孤懸風潮洶湧往返非可以常期測有事勢難恃內地策應班兵既有兵餉仍給以贍家米石歲出臺運入穀八萬五千二百餘石可以安受訓練爲東南沿海數十郡藩籬外夷不敢窺伺成效昭然也道光二年閩督撫以葉臺道議欲改班兵爲召募歲省內長餉米數萬且以處偷渡游民免補苦造册之援時視總兵未能決質於姚司馬瑩爲議二篇暢論之事乃中止及葉道擢閩撫面奏及此 上命與總督籌議而行會趙文恪慎畛繼節鉞得瑩議乃罷至今仍沿舊制夷事初起臺灣時

厪

聖廑屢

諭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以夷船沿海騷擾亟宜嚴爲預備督撫亦以內地防範嚴緊且定海既失大兵雲集一經擊敗勢必竄逃臺爲歸途所經備哨巡拒擊勿任停留潛銷鴉片瑩使知縣魏瀛會廳縣營勘修礮臺復加以礮墩礮牆麻袋貯沙以衛又於郡城自小北門至小西門加築外城祁相國寯藻黃鴻臚爵滋奉使所會

奏在籍提督王得祿洊歷海洋嘗以水師六百破海
者賊蔡牽黨數萬於洲仔尾既又敗朱濆於蘇澳者以
功世襲子爵最精習海戰至是老而家居瑩請於廷
楨奏請使出襄軍事得
旨令與鎮道協力商辦夷船自上年夏已不時經臺
澎洋面西駛及鹿耳門外馬鬃隙深水外洋但徘徊
不敢進口副將江奕喜恐其竄入北路內洋則難以
制伏即乘東南風越其前鎗礮兼施夷亦還礮囘拒

遽轉帆向西南急遁追至𧋘丁仔洋黃昏霧大越晨
始收望之不見由是始議造巨艦倣得祿舊製建威
奠海船式以備戰得祿建議但嚴守口岸不輕與海
上決戰洪阿先緣他事與得祿有隙瑩勸兩人棄嫌
敦好兩人亦各矢公誠頓忘前怨得祿自募精兵三
百出駐澎湖以澎湖西距廈門水程七更東距臺六
更一協守之慮其單薄也督勵將弁爲臺聲援臺地
募勇安兵洪阿出郡城南路瑩赴北路至雞籠兩路

口岸親爲整理郡城要口三日平平大港日四草日一國賽港嘉義縣一日樹苓湖彰化一日番仔塭即鹿耳港外口淡水廳二日滬尾即八星坌日大雞籠噶瑪蘭界外一日蘇澳皆水寬深餘南北路小口九較淺狹鹿耳原稱天險道光二年淤廢船不能入各口共水師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屯丁二百勇二千一百六十水勇五百二十得祿及歷縣團練不在此數內各庄壯丁自一二百至七八百計團練凡萬三千餘人相其險次測水深淺堵以船筏裝石木桶而沉之嚴杜奸民接濟收其悍徒爲勇俾絕內顧時班兵額缺未補者千餘就現在水師派員弁於十七口授以機宜令於臺墩多插旗幟守口者日必三次

登陴

姚石甫觀察駁臺灣令壯勇不能登陴議曰夷匪任來臺澎無非窺探虛實見口內無人則乘虛入必多插旗幟使不測我兵多寡臺地游手每秋冬蠢動令備防夷得資生免爲敵用據外即以靖內惟夷大幫若至尚須調陸兵豈數百水師壯勇即能濟事守口之人逸樂恐其滋事故每日三次登陴使其練習今每日一次點卯對海聽其自便失召募守口本意矣又駁鳳山港毋庸設礮勇議曰據稱內修戰備毋庸外示兵威所恃者口小夷不能入耳彼非愚人豈不知更換小舟耶現奉憲檄夷匪切商艘取漢人衣服則有生小船冒漢人入港矣夷腿直利水不利陸登岸原足勝之今縱之入使入欲誘登岸乎萬一所謀不遂徒自撤其藩籬不蹈定海覆轍乎夷大幫果至則各保團勇足以破之不使登陴者得休息非徒任在戍久勞之 無事以守口者爲正兵有事則出士責以破敵也

新兵以應之覘敵多寡定派防人來船少則出擊多則守內港以俟大船既不可入小船則非所畏誘近礮臺殲之可以得志佈置定姚觀察覆顏督營謂王提軍以鄉勇烏合恐無紀律欲分交各營操演但令僱募在口長駐防者二千六百餘人各庄團練萬三千爲數實無若配營操恐十餘萬民兵素不相洽動即械鬬臺人好亂所以易撲者烏合也若入營教以紀律則營中所長彼且有之異日不可復制云云此逼諭也粵中已欸夷且堵河之兵又募勇至衆日教以抬鎗弓箭及裁撤失食則羣起爲盜每言營兵不可靠而後招我輕覘營兵如無物貽害至不可勝言不獨臺灣民悍難制也

至是八月十五日夷船一挾三板自雞籠杙移泊近

口之萬人堆越日黎明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
發二礮壞兵房一叅將邱鎮功守備許長明歐陽實
發礮同擊三沙灣墩亦接敵爲應鎮功礮燃八千斤
巨礮中其船桅立折索紛紛斷即隨水退出適口外
駁起潮頭擁礁船碎夷多落水忽岸下其三板駛竄
文武官分帶兵勇駕船出生擒黑夷百有十四人格
殺者五一夷目投水死其二駕三板偕諸夷逃別營
聞信截擊千總陳大坤在野鼻頭遇逃駛者沉其三

板殺白夷一擒黑夷二十同知曹謹在大武崙港外殺白夷二黑夷十七擒者九十七日在草嶼殺白夷五獲其圖册一貝並夷書

繪山海五十門左烏踏山下有自刎

曹謹獲夷後遝王鴉龍夷屍二一白夷戴黃金尖紅呢戰甲一黑夷似一係夷奴此屍似投水之白夷然據顛林供船上官頭一响一吠萬一吧喇吥一號吥嘮勢危一人跳海一人一同白黑夷駕三板走是登岸自盡者即走脫者剌目雞籠破獲夷舟奏云本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據淡水鳳山各屬稟報北路之雞籠中港南路之小琉球等外洋有夷船游奕當飭守口文武各員相機防守徜進口門即開礮轟擊旋據護臺灣水師副將江奕喜南路叅將余躍龍署鳳山縣知縣白鶴慶稟報南洋夷船一隻將進口門見文武兵勇人多防守嚴密

立即竄駛北去又據淡水廳營先後稟報八月十三日申刻有夷船在雞籠口外之雞籠杙洋面停泊等情又經臣等飛飭廳營會督文武委員義首人等嚴防去後茲於八月二十五日據艋舺營參將邱鎮功淡水同知曹謹委駐雞籠協防澎湖通判范學恒委巡海口之即用知縣王廷幹稟報該夷船於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萬人堆洋面該員等用千里鏡照見一隻桅大號夷船拖帶三板多隻有夷人在桅頂張望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一間我兵尚無損傷該參將邱鎮功督率調防雞籠之署噶瑪蘭守備許長明署艋舺守備歐陽寶等在二沙灣將安防大礮緊對夷船轟擊曹謹范學恒王廷幹督同艋舺縣丞宓惟慷在三沙灣礮墩亦放礮接應邱鎮功弁手放一礮惟八千觔六千觔大礮有準立見夷船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海湧驟起冲礁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

者不計其數或鳧水上岸或上三板駛竄邱鎮功督同署守備許長明歐陽實署千總陳連春外委尤登和帶兵駕船趕往生擒黑夷四十三人又割取格殺黑夷首級四顆該令王廷幹遣派家丁隨同縣丞宓惟慷亦駕快船帶領屯丁吳勇出洋生擒黑夷三十一人總理謝集成董事鄭助友及屯弁義首人等生擒黑夷二十五人割取首級一顆該同知曹謹之親屬鄭芝蒂領家丁生擒黑夷五人督臣差委來臺之候補從九周晉昭亦經趕到會同出力當該船擊碎時見一白夷自行投水是否頭目打撈無獲其時有署艋舺營滬尾守備臺協千總陳大坤同委員德化縣典史陶榮在滬尾防守聞信駛駕巡船截擊在野柳鼻頭洋面見夷人數十駕三板一隻向南逃駛該署守備等揮令兵勇開礮將其三板擊沉夷人落海該署守備帶同親丁陳功陳經邦義首林得方等割取白夷一人首級生擒黑夷十八人委員陶榮生擒

黑夷二人金包里汎外委林光章目兵何得和兵丁李起鳳等皆一同出力又據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恒恭將邱鎮功署北路右營遊擊安定邦仝後稟報十六日晚有白夷帶領黑夷二十餘人駕三板一隻在大武崙港外竄駛該廳遣派役勇坐船追尋十七日早在觀音山追及互相格鬬該署游擊督帶兵丁截擊當經官兵役勇刺死白夷二人落水生擒黑夷九人殺斃黑夷十七人奪獲夷礮四門兵丁謝提陞同鄉勇二人均各受傷謝提陞傷重旋即殞命十九二十三等日署守備許長明縣丞宓惟慷在海濱撈獲白夷屍身二具查驗一穿紅呢戰甲胸前刺有八卦形一係尋常夷服胸前刺蓮花形左右臂腕左右腿或刺人形或刺蓮花鳥形獅形又撈獲夷礮五門大重七八九百觔不等大小礮子數十粒鐵綻一門鐵鈎一箇署千總陳連春撈獲大夷礮一門重二千觔大鐵子一粒棕毯二個被水火藥不計觔重又該

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恒遣派義首帶領井勇及安縣丞丁役人等十七日駕船搜捕至外洋草嶼有白夷二人紅夷二人携帶圖冊在彼藏匿經役勇等上前圍拏該夷俱被格殺割取首級帶回搜獲夷圖一幅中繪山海形勢冊頁五十一篇夷書二本又夷字時十紙其夷書內亦繪有城池人物車馬形狀等語

厦門外援已失臺中形勢益孤危民間驚惶謠言一日數起遂撤還巡洋兵船塞鹿耳國賽三鯤身專防要隘請帑三十萬資軍需人心始定洪阿瑩均

賞花翎九月初五日三桅紅旗夷船泊雞籠口外忽換白旗駛近萬人堆放三板二進口願以銀每名百

員贖還俘夷無答者流連數日十三日辰刻大船突入直撲二沙灣臺礮發猛烈破我臺石兵房其地三面環山形勢頗峻有險可憑守備許長明率外委伍雲升先裝礮伏三沙灣之鼻頭山伺擊之斃夷二退守衝隘義首壯勇齊至助戰夷船之在龜頭洋者亦遥放巨礮爲彼聲援而不敢入越日夷見兵勇驟增人叢山險仰攻不利日半遽出口去會南北兩路土匪乘機竊發郡兵存者無多內地方處處設防未便

請渡添兵壯來助鎮道就以民勇選補班兵之缺鼓
率兵將尅期撲滅內逆一時剿辦淨盡先後奏
聞以功缸給世職洪阿騎都尉瑩與知府熊一本並
雲騎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同得優奬有
旨集訊夷俘因知嘆咭唎攻廈門後分其船二十餘
北抵浙江別派啊吠萬率顛林等駛其三桅船三同
赴臺洋伺便窺臺郡開行後二船者不知何地阻風
停泊未得聯𦪇而一船先至闖入被擊也其再擾定

海之船亦同以是月出當英夷之候處分於粵也定海尚留船盤據不肯遂歸我地伊里布示諭居民謂夷人無向定民擾累即不得復行查拏并據夷書以現在夷已起椗十四船赴粵移慰巡撫蕊未深知夷之詭詐以爲從此馴服直信不疑然當時巡撫劉韻珂則偵探𨚫定諸夷方築礮臺開河道穿達城中踞住岑港沈家門兩處民房搶奪淫辱如故又僞示招居民接濟種種情尚可疑奏謂定海爲通洋適中南

閩廣北江魯直隸並可揚帆分駛忽南忽北難保其不勾引漁盜爲羽翼浙爲財賦淵藪甯波定海又浙中精華在定海者必覬覦甯波請乘市地未定早爲杜絕因綜舉八端之不便者曰地利曰物產曰勾結曰烟禁曰關稅曰防費曰國體曰民心反覆縷陳固逆知夷情之必不能決捨定海以去不可謂非失幾之燭也浙撫劉奏云竊滋弊不可不決防患不可不嚴籌國家之大計不可使顧目前馭化外之夷情不可稍疎事後臣查夷船停泊定海者百二十餘隻空城亦未獻還如果真心赴粵既蒙恩准

查辦自應率類備往何以分頭懸羅恐該夷有欲在定海通商之意自不得不近慮遠圖乘此粵議未定之時縷陳弊患叩乞 聖裁一在地利查粵東海口向係各夷互市之區止准停泊虎門例不容其進口廣州城外駐札重兵虎門俱設礮位故夷人有深畏虎門礮臺之說不敢輕犯是廣東海口既可守迴環諸山襟衛形勢控制防範綦嚴至定海孤懸海外並無咽喉險要附以控扼其西北直達定海之鎮海象山奉化石浦及紹興之餘姚再西則達台州之寧海黃岩溫州之至环瑞安華清等處正北則直達杭州海甯錢塘又北則達嘉興之平湖海鹽乍浦各城俱與江蘇之崇明上海通州等處一潮可達綿亘二千餘里大小海口數十處幷與紹興一石塘及江口河道可通若英夷在此通商地勢散漫一無鈐束即極力稽查亦斷難周密且馬頭既立該夷盤踞日久恐於沿河形勢探訪熟悉不可不防其漸一也一在物

產查浙江通省皆產稻穀杭嘉湖產蠶絲溫處二府
又產純鐵嚴金衢溫台甯紹各府則又皆產茶葉鐵
斤例禁出洋蠶絲業爲夷人所重至茶葉則夷人更
以之爲命是中國之所以能制外夷外夷之受制於
中國者在此若英夷在定海通商稻穀鐵絲既可就
近購取而各處茶葉更必潛收不特耗內地之貲財
尤該夷之忌憚且恐其居奇轉售他國獲價倍蓰適
足以遂其貪而益其富三也一在勾結查英夷自佔
踞定海縣城其定民之殷實有力者先已航海逃避
其甚無厭者不能不困守故巢現聞該夷有在城
中典當衣被散給老幼之事要結伎倆已有明徵浙
江沿海半係捕魚煮海爲生既無恒產却少恒心若
該夷在定海通商陰施小惠恐無衣食之徒即甘心
爲其役使而乍浦海口又逼近杭嘉湖及蘇松等府
糧船水手多係無業游民桀驁性成亦難保不爲夷
人以利煽惑且粵閩洋面爲海盜淵藪定海一帆可

通更恐其串結爲害三也一在烟禁鴉片來源實在廣東自上年嚴定例條懲辦浙有成效該夷因廣東斷其烟利故來浙滋擾欲求通商假售貨以售烟現潮該夷烟在定海城內開設舖面所售者未必即無禁物遽行查禁深恐另生枝節有礙廣東查辦若該夷在定海通商與閩廣江蘇山東直隸往來甚便勢必潛謀分售暢遂欲壑聽之則流毒滋擾禁之則陽奉陰違詭計弭縫轉得藉口不能相安四也一在關稅查甯波浙海關歲徵稅銀七萬九千餘兩乍浦溫州各小口均附於甯波正稅口投銷其稅銀俱由閩廣山東天津來浙商船及本省商漁船徵收定海爲各船隻出入必由之路自英夷佔踞定海各船裹足不前現該夷已有在定海狡取免稅之事若准在此通商商船勢必畏葸不來奸詐商漁必依附偷漏是廣東之稅既少而浙關之稅又缺五也一在防費查英夷自奪定城數月浙省防費已屬不貲即閩粵江蘇

山東直隸各有防堵亦不無耗費縱准其將來在粤
貿易沿海口岸尚擇要防守若在定海通商居適中
之岸面各省防範更宜倍加嚴密防夷於粤與浙其
難易迥不相同且日久土盜漁船設爲該夷之用隨
處可到不特海防宜設即江防河防亦俱難弛則費
愈繁亦愈鉅六也一在國體夷入既不欲在粤東貿
易已屬自外生成乃因通商而先佔定海而又求通
商恐其擇立馬頭七也一在民心查浙省兵丁膺力
遜於閩粤而民心之獷更甚即如英夷佔據定海居
民紛紛逃避甯波府城迫近則量撤防鎮海居民又聯
名具稟曉曉恐留粤省查辦未定而民心驚惶已難
言狀若准該夷在此通商且恐驚惶者不止甯波一
府鎮定兩邑之民終無歸家安業之日八也種種弊
悉關係匪輕惟求
聖恩諭令廣東欽差大臣琦
籌計出萬全必不可准在定海通商
則夷奸可破而海疆可期漸安矣
江西巡撫錢寶

琛亦於病中致伊里布書謂夷築定海礮臺志在安居今攻剿之策徒若捕風兵若久役潰散可慮商漁失食盜賊將作浙之溫臺江之徐壽民皆獲得前調兵海濱城守空虛尤易竊發若仍一味遷延要害為夷所守奸民為夷所用欲水陸夾攻其道無由必自作主裁而後可伊里布不省事幾已失裕謙素重則徐為人既代來浙意中將倚為左右手定海初收復安內防外改修建置事出草創壽春鎮總兵王錫朋

處州鎭鄭國鴻定海鎭葛雲飛以兵五千駐爲雲飛
嘗練親兵六百最強勇明紀律可驅以用甯波城則
別以兵四千鎭之城與定海鎭海並隔一洋修築城
臺招集流亡亦日不暇給未幾而則徐遣戍旋改赴
河工謙失謀主已懷惆悵提督余步雲又謙所素輕
鄙者但令其駐防招寶山一時孤掌自鳴無臂指腹
心之助不得不專任候補知府黃冕知縣舒恭壽時
議增築外城定海形勢三面皆山而一面臨海雲飛

欲盡圖濱海市埠收歸城中左右衰延至山麓其三面則但依山爲城謙方駐甯城據圖說從其請矣諍之者曰賊踰山入跬步即在城內且城分則備多而力絀我兵登陟山嶺未戰先勞不如捨近水市埠但加築內城爲新郭庶受攻可守實爲當前至計旣而撓於衆議竟不果築謙曾大父勇烈公乾隆中開西域有大勳故自受任軍旅每念系出將門毅然以剿平醜逆爲已責至則購重賞號召沿海漁蛋粵嶼窮

民同心殺賊禁斷接濟招復漢奸之爲夷用者許以自新而責其後效諄諭閭閻毋遽遷徙聞夷將出粵犯浙馳文詰粵督謂通商既由粵代請盍向其詢敫折其桀驁何至恣彼飄忽貽禍鄰疆義正詞嚴粵中大吏終無以答又訪求上年擒解夷官晏士打喇打哩之義民包坦等親爲鼓勵優加獎賚葢自伊里布停兵不戰夷得以羣遊無忌民間雖抱公憤已畏不敢前至是駭形踴躍有糾集多人故假就買烟土遻

泊夷舟或作捕魚潛伏山陬島澳百端設法誘擒夷
黨詣官報受賞者由是兵勇亦思愧奮咸知用命夷
船先犯石浦礁險失利遠遊夾外洋八月十一日忽
內駛撲岸爲我兵擊退夷合二十九船橫截定鎮洋
面風潮陡漲鎮滋外水深四五尺裝帆起椗將乘巨
浸來攻官兵礮火並移高阜不動風轉西北潮亦退
落夷轉帆遂向定海十三日午刻駛至十三船停泊
竹山門外先以三桅船一火輪二進雲飛擊斷其大

桅即退十四日連帆逼攻曉峯嶺我兵伏山後夷下
三板渡而登國鴻擊殺夷兵無算傍晚繞至縣南孤
懸之五奎山越日就山上支搭房帳我兵排立土城
遥擊斃夷十數又越日改從吉祥門駛入攻東港浦
畏我礮火密前且郤旋再攻曉峯嶺及竹山沿又斃
其登岸夷衆十七日甫四鼓即駛火輪船衝入力攻
雲飛手燃巨礮中其船上藥櫃頃刻烘烈船自焚盡
已刻一由五奎山一由港東浦一由曉峯嶺三路分

至錫朋首當其鋒夷冒死直前我兵前隊傷亡後隊繼進夷屢却復集攻曉峯者甫上嶺即自撤其舟絕反顧會我兵鎗礮紅透不復可裝藥延至未刻夷三四千分路驅漢奸駕筏續進亦捨筏登山兇猛有加勢難抵禦縣城尋失三鎮同時陣亡錫朋礮斷一腿死國鴻在竹山雲飛在東岳宮死恭壽嬰城守傷於火箭飲毒自殞將備弁兵苦戰迄六晝夜筋疲力盡多死者自接仗連日風逆浪險夷船梗阻難以東渡策應謙在鎮海督步雲

守禦自矢城存俱存招集內渡散軍亟調江甯駐防兵八百壽春鎮千徐州鎮三百又改調原發福建之江西兵二千尅期圖克復然焦勞盼望皆未至時鎮海防兵僅四千謙自統千餘駐守城內外步雲所率亦千餘仍守招寶山及沿江礮臺總兵謝朝恩則率千餘出守隔江之金雞嶺數皆不及千五百人謙知兵力難敵賊急又不獲從容布置則誓死報國倉皇捭捃言黒夷漢奸不下萬人合䑸來犯而我兵必處

處分守夷可數日不攻而我兵刻難弛懈夷乘風潮至前船退勢自與後船相撞擊故以有進無退爲利當茲艱鉅計惟有竭盡血誠奬勵士卒不敢以兵單而退離鎮海一步不敢借保民而受逆夷片紙蓋事勢已洞悉胸中久矣奏發即召步雲盟神誓師步雲見謙死守志確難以婉勸已心惡之及行禮託足疾不跪軍機訊步雲供奏云據裕謙家人余升以步雲心懷兩端謙督戰城上步雲欲暫事羈縻有是日嫁女一家三十餘口可憐語步雲則供聞定海接仗畏商之際謙以鎮海止有兵三千不能往救又謙

言守兵單弱步雲荅以早應奏添謙云爾係提督爾也可奏是日並無嫁女事質之余升稱得自伸豐太而豐太亦稱止聽聞謙爾也可奏語因步雲退守意當時必係商退守事故牽連述及耳又冠海記謙先期見招寶山建白旗知步雲貳志乃盟神誓衆訊案無此節未敗而先豎旗未免駭衆然無論有無已先懷貳矣

二十六日夷船分犯金雞招寶二山隊各數千人謙上城督戰自辰及午金雞山兵奮力下擊斃夷數百步雲不令兵開礮夷甫至山麓攀援欲登步雲遽棄礮臺走謙揮城上兵燃礮截而止之下者稍却卒繞轉山後紛紛隨步雲潰散夷登據招寶山俯攻

鎮海城守金雞山者朝恩協守者晃而分守泝港則朝恩子榮光也謙以泝港去海近守兵尚薄且沿海路歧處處可登與其分路迎敵不如握要合擊使晃持令傳知朝恩撤泝港鄉勇移沙蠏嶺與官兵合無論夷由何路上皆可從牛山下壓擊之移定夷果分道進攻由泝港登岸者繞出山後環擊沙蠏嶺朝恩力竭陣亡謙是日將臨陣先出所佩關防付副將伸豐太令賫赴浙江浙撫劉奏云都司珠隆阿賫繳到省而軍機訊步雲供奏則云豐太

保護各印至浙當同時受命也及是見大勢已去詣學望北闕叩首跳沈泮池殉節爲從兵撈起已昏不知人亟擡之出城輿至甯波府署而後徐爲易濕衣灌救僅存微息甯波亦危在旦夕不敢稍停復輿至餘姚縣去城五里氣絶殮於杭州一時八月二十八日無子遺言以弟一等誠勇公裕恒子德峻承祧

二十九日夷船八火輪船二挾三板三四十直駛薄甯波城東北量水進泊靈橋門城礮先已分運定鎮兩城連陷守禦空虛人心惶懼甯郡六門臨江者三

夷礮夾火箭飛鑽兇烈隨發隨擁而登步雲閉門拒
殺數夷被拒者繞至西門其攻東門者爲將士周士
德李宗白併力拒退民舍爲飛礮延燒男婦擠擁出
南門步雲適至獲漢奸二而夷已攻破靈橋門且至
提督署步雲賊殺夷放鎗不及奔入巷步雲騎爲彈
擊倒壓傷右足不復搏戰遽易馬出城直奔上虞甯
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彩亦從以去劉奏云據澤長禀自鎮海
陷後投水爲兵勇撈起小舟送至慈溪甦醒帶傷至
上虞招集潰散欲至甯郡守禦隨據廷彩家人禀知

甯波已失廷彩跳入西門河爲船戶撈救送縣城羌湯灌救稍有微息甯郡旣陷浙江又失一重屏翰所屬奉化象山皆被隔絕雖府境迤西河道悉淺窄夷船不能深入而漢奸誘其探水遞進則小舟可隨地繞達慈溪逼近夷氛居人一時遷避百室皆空慈以內之餘姚上虞會稽山陰蕭山諸縣亦紛紛逃徙土盜因以四起夷方以所得定海令鎮海丞二印多製漢衣令漢奸所至煽誘於是浙以西大震動巡撫劉韻珂思握要守禦保衛紹興斷其

長驅內犯省城之路以曹娥一江下可以顧餘姚上眞慈溪上可以保紹郡而所調壽春江西湖北兵仍未至遂截留先調之江甯旗兵駐焉仁和鄭祖琛方以福建藩司在籍祖琛後官廣西巡撫以逆匪被議成爲舉人祖球之弟祖球詞章爲浙中知名時巳先死是謙知其小心愼重奏以原官赴軍營迨抵鎭海而城巳陷折還杭州韻珂乃令堵提曹娥江祖琛亦以桑梓難亟不辭與澤長及衢州總兵李廷揚各以所招散兵往臬司蔣文薡亦出駐紹郡爲之

聲援而省城則實力清查募勇團練至二萬以固根本仁和令張印塘之力爲多當謙死時步雲自知畏死罪重欲以先走歸之謙謂猶足掩飾也爰以謙率江南將備兵丁星夜退走衢處二鎮兵亦借護送爲名不復嬰城固守謊詞入

告適韻珂亦舉謙屬官受遺賫印及餘姚死狀發送江甯事一切詳褸以

聞

上惻悼
褒忠賜䘏典禮隆厚臣節昭彰海內咸聞而隕涕步
雲身為本省提督徒擁重兵不能赴定海之難又不
能固守郡城鎮海失則退入甯波甯波失則退入上
虞率先奔潰將弁效尤其他節次遇賊聞風卽潰者
推原未嘗不由於此乃厚誣忠義以自掩其迹又親
駐曹娥江遇渡江難民瑣尾流離萬喙怨咨時輙招
與語以謙夏問不合梟斬白夷嗢𠳐致夷船此來特

尋其報復欲使百姓怨有所歸殊不知夷欲未厭故爲易帥敗盟而粤不可再擾所最易犯者定海安得不仍其故智不然乍浦之犯江南之擾所梟何俘所報又何仇哉武夫狡詐一至訟此適以增其罪狀而已夷冦一役提鎮大員皆死疆埸朝廷無不賜祠賜襲蔭生者獨一步雲平日本有風將名而必正典刑者亦惟此九月初旬夷果以輪船挈小艇入犯餘姚城兵少民逃無拒守者所至焚掠而去其後再入肆掠凡五六日退入慈溪飽掠旋還甯郡別夷駛入上虞

之斗門窺探退泊城外十一月十二月至十七八日事入餘姚在十五日入上虞在十七日又越五六日至奉化以雲梯登城開門而逸十一月二十六日事凡三縣倉庫均拆毀餘姚亂民於賊退後拒地方官不使進剿致縣內奸民藉以肆掠官以夷在近不復能兼顧又慮激變因遂忍之夷之在浙不畏寒雪反取以為食每晨必以冷水澆其身林公前以為避冷不敢過冬原屬揣測之詞耳夷所在蹂躪地方官令民間集貲權設蓆棚挨戶支更城辰啟酉閉民日延頸以待大將軍至

夷氛聞記卷三終